



全 新 小
說 版

華嚴宗五祖

40

圭峰宗密

大師傳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

作者 ◆ 徐湘靈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

40

華嚴宗五祖

土峰宗密

大師傳

作者・徐湘雲





佛光史傳叢書

華嚴宗五祖

圭峰宗密大師傳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華嚴宗五祖：圭峰宗密大師傳／徐湘靈作...
初版 -- 臺北縣三重市：佛光，民88
面；公分 -- (佛光史傳叢書；3663)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40)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543-816-6(平裝)

8577

88008020

3663

【總序】

佛光與慧燈

白生空

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高僧輩出，法雨霑霖；禪智淨範，流布南北，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多少棲心禪理之士，機鋒峻烈，殺活自在；多少受持妙法之僧，廓清心體，刮垢磨光。歷代經籍及《海東高僧傳》中有具體記載者，約一千七百餘人，俱能垂高明於典範，顯聖諦於法界。

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由於古文的障礙，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黯淡，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即使悉

心諦聽，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識見高僧行誼，永拔生死根本，戒除貪恚愚痴苦惱的憂患，這是很可惜的！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力求現代化、白話化、小說化、真實化，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以親切通俗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成為白話版的現代高僧傳，是我繼《佛光大藏經》、《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中國佛教百科叢書》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第四套大型叢書。希望能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眾生，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洲大地的黑暗角落！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卷首語】

教禪一致的弘法先驅

◆徐湘靈

公元九世紀初，大唐長安城南終南山的圭峰，一位超凡的佛學大師，以他的名字將這座山峰與弘法的輝煌連在一起，使這座靈秀的山峰倍增幾分神奇。圭峰成了中國佛教史上的—座紀念碑，而賦予圭峰神奇魅力的，就是唐代佛學大師宗密。

宗密俗姓何，生於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七八〇年），卒於唐武宗會昌元年（公元八四一年）。宗密出生在四川果州西充縣，家本豪盛，父母早喪。宗密在青少年時期熟讀儒書，但總覺得這類書籍不能解決人生根本問

題，轉而志求佛法。

大約唐貞元二十年（公元八〇四年），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宗密在遂州大雲寺遇到正從西川遊化到此的道圓禪師，遂出家從其學。道圓所傳的禪法，是洛陽荷澤寺神會和尚（公元六八四—七五八年）一派所傳的南宗頓教。

這一支禪法的傳燈系統是由神會傳磁州法如，法如傳益州南印（荊南張），南印傳遂州道圓，道圓傳宗密。

宗密入佛門後，先是當沙彌。一天，隨眾僧到府吏任灌家，宗密居下位，主人依次授經，宗密得《圓覺經》。宗密讀了，激動異常，將讀經心得稟告道圓法師。道圓對他說：「這部佛經是諸佛授予你的，要你弘揚圓頓之教。你走吧，不要在這小地方停留下來，埋沒了你的天才。」

唐憲宗元和二年（公元八〇七年）宗密受具足戒。這一年，由道圓禪師介紹，宗密去益州（成都）謁見道圓禪師的老師惟忠，即南印禪師。南印對這個徒孫的博學深思

印象深刻，他看出宗密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佛學家，就對他說，你是傳道之人，應當到帝都去。

唐憲宗元和五年（公元八一〇年），宗密告別他的師父，遊化到襄陽。在那裡，他遇到恢覺寺靈峰上人。靈峰是華嚴宗澄觀大師的弟子，此時已重病在身。相見三日，二人已成忘年之交。靈峰把《華嚴經》及澄觀的《華嚴經疏》和《華嚴隨疏演義鈔》傳給他，不久便圓寂了。這三部著作，不但使宗密對經疏義章之學完全改變了以前的印象，而且對宗密轉向華嚴宗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認為華嚴宗學說最為盡善盡美，解決了他心中的一切疑難。

宗密雖最後步入華嚴宗教門，但並不廢棄禪宗。他認為，在禪宗系統裡，南宗（荷澤一系）最高，在佛教的系統裡，華嚴宗最高。這兩家是一致的，因為都主張人人皆有靈知本覺的真心。在佛教經籍中，宗密認為《圓覺經》說理最透徹，因而也最推崇這部經。宗密一生中，為這部

佛經作了很多疏。《圓覺經》的基本思想是承認人皆有靈知本覺的真心。宗密認為，南宗與華嚴宗兩家都跟《圓覺經》相通。宗密一生也是基於這種思想而進行弘法的。他既宣揚南宗禪法，又宣揚華嚴宗的說教，同時又以《圓覺經》會通兩家思想。

澄觀的《華嚴經疏》包含了華嚴宗的基礎理論，內容很豐富，但不易讀懂。宗密在滯留襄陽期間，為應僧尼眾的請求，他只看了一遍就開講了，而且所講的效果很好。唐憲宗元和六年（公元八一一年），宗密離開襄陽到東都洛陽，禮拜神會和尚的骨塔。在禮祖塔前後，他又拜會了他的師叔神照禪師。神照對宗密大加誇讚，說他是「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宗密在洛陽應信眾的請求，又第二次講解《華嚴經疏》。信眾裡有個叫泰恭的年輕法師，被宗密的講法所感動，竟然砍斷自己的一臂，以慶幸聽到這麼高深的佛法。

不料這件事竟引起了官方的追查，逼得宗密在情急之下，只得報告當時的東京留守鄭餘慶說自己是澄觀的門徒。又怕官方到澄觀處查問，於是宗密又修書一封派玄珪和智輝迅速馳送到澄觀那裡，並請為弟子。得到應允後，第二年（公元八一二年），宗密又去到長安拜見澄觀，此時，澄觀已是七十四歲，宗密三十二歲。澄觀見到宗密很高興，認為收到了能繼承華嚴宗事業的學生。

澄觀是華嚴宗第四祖，他決定把宗密培養成第五祖。澄觀的贊許和接納，使宗密結束了他的禪僧生涯，進入華嚴世界。此後，宗密自己的佛教思想便形成了。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六年），宗密退居終南山智矩寺，閉關三年，專心從事撰述。他在這裡最早寫的是《圓覺經科文》和《圓覺經纂要》二卷。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宗密住在長安興福寺，撰寫《金剛經纂要疏》和《金剛經纂要疏鈔》二書。在完成這兩部著作

後，他的研究又轉向唯識佛學。遂於元和十四年冬至十五年春，於上都（長安）興福、保壽等寺，寫成《唯識頌疏》兩卷。從唐穆宗長慶二年（公元八二二年）起，大約用了三年時間，寫成五部足以代表其思想成熟的書：《圓覺經大疏》、《圓覺經大疏鈔》、《圓覺經略疏》、《圓覺經略疏鈔》和《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圓覺經大疏》是宗密的主要著作之一，由於他的弘揚，《圓覺經》已成為中國佛學的重要經典。

宗密的著作相繼問世，名聲也越來越大。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八二八年），在他四十九歲時，唐文宗招他入宮講授佛法，深得文宗賞識，御賜紫方袍，並贈以「大德」稱號。從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到太和五年（公元八三一年）的三年間，宗密住於京城，結交了一些名士和官吏，如裴休、蕭俛、白居易、劉禹錫、史山人、溫造和李訓等人，其中尤以裴休為最。在這一時期，

宗密應裴休的請求，寫了禪宗思想史的著作《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裴休對宗密的佛學思想、實踐體驗和著作文章都深為推崇。不僅如此，裴休還為宗密的主要著作，如《禪源諸詮集》、《注華嚴法界觀門》、《道俗酬答文集》、《圓覺經大疏》、《原人論》等，撰寫序文，以助流傳。

唐文宗太和五年（公元八三一年），宗密再入終南山，此後一直未出山。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甘露之變」時，宰相李訓等與鳳翔節度使鄭注密謀鏟除宦官集團，事洩，李訓逃入終南山。宗密欲給他剃髮藏於山中；事急，李訓轉逃鳳翔，被捕殺。宦官仇士良知道此事，要以隱匿罪處死宗密。宗密臨死不畏，仇士良敬佩其行，釋放了宗密。後世佛教徒對宗密的這種不畏死的行動，至為讚譽，稱他為「菩薩人」。

從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甘露之變」後，有關

宗密的記載很少。宗密另一重要著作《孟蘭盆經疏》中表明，他到長安後，曾經回到故鄉一次，拜祭他的祖墳。宗密從《孟蘭盆經》中體會和創造出一套佛教表示孝道的儀式，很受故鄉父老的歡迎，這部書就是在那種「異口同音」的請求下編寫成的。據冉雲華先生推斷宗密回鄉的時間應是在太和十年（公元八三六年）以後。

唐武宗會昌元年（公元八四一年）正月六日，宗密坐滅於興福塔院。享壽六十二，僧臘三十四。唐大中七年（公元八五三年），宣宗追謚宗密為定慧禪師，塔號青蓮。

宗密的著作很多，據《宋高僧傳》說，總共有二百多卷。其中主要的有：《禪源諸詮集》一三〇卷（已佚）、《禪源諸詮集都序》四卷、《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一卷、《原人論》一卷、《圓覺經大疏》十二卷、《圓覺經大疏鈔》十三卷、《圓覺經略疏》四卷、《圓覺

經略疏鈔》十二卷。這些著述足以代表宗密的佛學觀點，其中《原人論》尤為重要。宗密最初學儒，後學禪，最後學華嚴。他在這部書中把三家學說加以融會貫通，以華嚴學說為基礎，來統一各家學說。

但宗密的傑出，卻不僅在地位顯赫的華嚴宗上。他雖為華嚴五祖，但他一生精力和著述主要是放在禪學的研究上。宗密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對禪學和初期禪宗史進行總結性研究的佛教學者。宗密窮半生精力，編撰了一部三〇卷的《禪源諸詮集》，這是一部被時人譽為「未曾有也」的《禪藏》。惠能至五家七宗時期，可稱為禪宗史中期禪法；在敦煌禪宗史文獻出土之前，宗密的著作是對當時禪法的唯一記錄，在宗密的《禪藏》中就記錄有百家。可惜這部極其珍貴、記載了豐富的禪宗思想史料的著作佚散於兩宋之時，只剩下一篇〈都序〉，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代禪宗變化的情況。

宗密時代教、禪勢同水火，為了達到調和諸家的矛盾，平息派系之間的糾紛，宗密提出統一禪教各家學說的指導思想。這個思想就是教禪一致的思想，也是宗密全部禪學思想的出發點。

宗密以禪宗和華嚴兩宗領袖的姿態，以他深厚的佛學理論知識和卓越的禪宗見地來收拾這一紛亂的局面。在他數以百卷計的浩大著作中，在佛教內部會通禪與教，在佛教外部力圖調和儒釋道三教。是佛教內首開三教合一思潮的先河。

歷史賦予他這樣的使命，只有一位開悟的大師，一位具有會通才識的智者方能擔當這樣的歷史使命。難怪時人把他與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並提：「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扶，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裴休《禪源諸詮集都序敘》）

中唐以後，中國佛教進入了第二個歷史演化期。伴隨

著儒釋道三教的相互融合，佛教諸宗亦出現了教禪一致、禪淨合流的趨勢。而這一歷史趨勢的出現，正與宗密以及宗密學人的努力分不開。宗密的宗教生涯，以習禪為起點，以佛學為終結。宗密稟承南宗荷澤衣鉢，又是華嚴宗傳人，因此他處處以荷澤、華嚴學說為最高學說。所以宗密不僅是荷澤宗，也是華嚴宗內傑出的人物。

儘管後世佛教學者對宗密的注疏經論有毀有譽，但宗密的「絕對真心」、「頓悟漸修」的宗教實踐，以及「和會禪教」的包容精神，對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卻是不可否認的。不僅如此，有研究資料顯示，宗密的哲學思想和修道方法，不但影響了中國文化，而且越界跨海，遠及日本、韓國。

【目錄】

◆ 總序 佛光與慧燈	星雲
◆ 卷首語 教禪一致的弘法先驅	徐湘靈
● 苦悶的青年	○○一
● 歸佛明心志	○三三
● 裹漢演華嚴	○五四
● 洛陽徒斷臂	○七六
● 長安拜四祖	一〇〇
● 結茅草堂寺	一二九
● 封賜震唐宮	一五二
● 偶歷政海波	一八三
● 祭祖化俗情	二〇〇